唐末文人陆龟蒙及其作品

■钟德恒

陆龟蒙，字鲁望，别号天随子①，吴县人；曾隐居松江甫里，人称为甫里先生、江湖散人，并因以为号；此外，还自拟涪翁、渔父、江上丈人②。他与皮日休齐名，是唐末有名的诗人，辞赋家，古文家。

一

陆龟蒙一生历文、武、宣、懿、僖宗五代，李唐王朝可以说进入了末期，处于逐渐崩溃之中。五代中，除宣宗比较明智，尚能稍黜宦官之权外，其余四代的政治，皆异常污浊。藩镇割据，叛军蜂起，征伐不息，边疆不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已炽热化。袁晁、裘甫和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有力冲击着风雨飘摇中的唐末王朝。此时，王朝赖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早已成了掩盖丑恶的面纱，成了投机钻营之徒的护身符。陆龟蒙正是生活在那种朝纲日非、奸人得志、烽火连绵、偃文息礼的年代。

对于那样一个混浊的悲剧性的时代，对于腐败的政治抱什么态度，对于黑暗的社会能否反映，对于灾难深重的人民能否寄以同情，当然是我们今天衡量一个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尺。

在封建社会，国君是一国之主，是朝代的象征，是有着神圣光环的不可干犯的最高统治者。陆龟蒙的诗文，愤于时事，敢于把讽刺的锋芒指向国家的主宰。《记稻鼠》一文，由自然灾害联系封建剥削，并揭示这种剥削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灾难。文章指出"盗"是统治阶级残暴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所致，而国君乃是自私贪婪、不恤民情的"硕鼠"，是祸国乱民最大的罪魁。唐末的君主大都昏庸。而听谗，贬逐忠良，又是古代一切昏君的通病。嫉贤妒能，取媚人主的小人蛊惑视听，这就不足为怪。陆龟蒙在《离骚》一诗中，想到连屈原都"无因彻帝阍"，从而发出"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的感叹。在《黄金二首》中，他认为黄金固然贵重，贤君尚能用它招揽"才"、"骏"，而如今昏君花天酒地之余，却宁愿成堆地赏赐给宫娥，不愿用来广罗人才。他对于那种重视"簪珥"、"明明买祸胎"的行为，深致冷嘲。陆龟蒙对于愚妄求仙的君主，亦不乏冷隽的讽刺，如《上云乐》。他甚至把昏君的荒淫与求仙加以反衬，隐示其结局，如《汉宫词》。喜好声色、朝三暮四，可说是封建君主的共性，因而宫廷内妇女的地位极不稳定。对于用情不专的昏君，他也加以控诉与叽刺，如《婕妤怨》。有的咏史诗，未必实有所指，诗歌感慨遥深，却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如《宫人斜》。在陆龟蒙笔下，多有荒淫误国为主题的篇章：《景阳宫井》、《和裴美馆娃宫怀古五绝》、《吴宫怀古》之类即是。《景阳宫井》是写阵后主在国破之时，还要带上"吴姬"逃到枯井中。荒淫误国的结果，女子不仅跟着倒霉，而且往往成为替罪羊，这就是所谓"女祸亡国"。陆龟蒙敢于打破世俗偏见，点出亡国的真正祸首："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犹有八人皆二八，独教西子占亡吴"(《和裴美馆娃宫怀古五绝》其一)；"波神自厌荒淫主，句践楼船稳贴来"(同上)。此外，陆龟蒙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残暴与丑恶，也有一定认识。《和裴美泰伯庙》："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此诗由现象到实质，又以今推古，得出一个耐人信服的结论，轻松地奚落与强力地揭露相结合，暴露封建统治集力让位的虚伪与内讧的凶狠，可谓鞭辟入里。

陆龟蒙不论诗歌、古文，还是辞赋，一旦接触现实社会，总是显得犀利而辛辣。鞭斥的对象，国君而外，还有形形色色为虎作伥的官吏。尤其是那些酷吏，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简直不择手段；遇到荒年，更是"赋索愈急，棘械束榜，纂木肌体者，无壮老"，"更何其事而效其力歼其民"(《记稻鼠》)。寓言说理的《杞灶解》一文，他把以权谋私，大肥私囊的贪官污吏，比着"为小人之道，尽反君子之行"的灶鬼，这些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非但不惠下民，反而专民之利，“诈崇奸而树非”，假“录人功过”之名，行欺君罔上之实。篇末议论尤其有力：“天至高，灶至下，帝至尊，严鬼至幽，反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为天帝乎？”由下到上，以鬼神之事影射人间之事，真是痛快淋漓。《马当山铭》认为山川之险，险不过奸诈之人；《短歌行》写野兽尚有办法可制，而阴险之人难以防御；《獬豸赋》希望果能有獬豸那种“触物知邪”的神物，能够做到“无正不彰，无奸不屈”，“指之者豺狼不避，触之者回邪莫漏。”《江湖散人歌》展现了唐末动乱的局面：“蕃将”、“负恩”，“小丑”背叛，权阉猖獗，吏治肮脏，“官家”不管人民死活，朝中“白面诸郎”对于风云变换、国祚险恶的局面无能为力，战争使无辜的百姓惨遭杀戮，使幸存者啼饥号寒，所谓“死者暴骨生寒饥”的场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野庙碑》一文甚至把李唐王朝比着一座破烂不堪的“野庙”。满朝文武甚至连土木之偶神也不如，他们不仅鱼肉百姓，为害四方，而且祸害国家，或临阵逃窜。诸如此类具有一定思想性的作品，无不体现作者认识与批判的能力。

二

陆龟蒙少小时就结识过渔夫，卖药者这些下层人民，后来又隐逸乡里，参与劳动，有机会接触农民。在战争频仍的唐末，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他的一部分诗文，对农民的同情不仅表现在咏丰凶写田舍的篇章里，而且对农民饱受官吏，灾害、兵祸、离乱、赋税之若也深寓同情。如象《战秋辞》、《村夜》、《新沙》等作品就是这样。《战秋辞》不仅揭露军队抢掠财物，焚毁村庄，而且对无辜作了牺牲的老幼深致悲哀：“斧抵耋老，干穿乳儿；昨宇今烬，朝人暮尸。”分明是一幅血淋淋的图景。“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村夜》)究竟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多大区别，不都是针砭现实的名句吗“《送小鸡山樵人序》控诉了当时举国上下赋敛之重。《送豆卢处士谒宗丞相序》反映了吴中的兵荒饥寒。《书李贺小传后》、《南泾渔夫》呼吁不要过份猎捕，过分猎捕叫做“暴天物”，是“违仁”，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作者严厉谴责不知此理的“为政者”，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民皆死搜求，莫肯兴(一作与)恤悼”；置连年灾害于不顾：“牒诉已盈庭，闻之类禽噪。”作者同情谁愤激谁判然可别。在一些诗篇中，不仅仅反映现实，简直是为民请命：“输兵粟尽民相泣”，“敢怨蒸黎无糁粒”(《奉酬袭美苦雨见寄》)；“斯民生甚微”，“荒村无食 ”(《水国诗》)；“斯民坠涂炭，比屋为冤魂”(《读阴符经寄鹿门子》)；“遭其丰凶，概敛无二。退输弗供，进诉弗视。号于旻天，以血为泪”(《彼农二章》其一)，一面是代民立言，代民控诉，一面对“为邦”的恶人，对不愿赈民的官府，对只知盘剥的“悍吏”深加痛斥。可以说，陆龟蒙这些忧国忧民之作，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实诗人白居易那些关怀民瘼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

三

陆龟蒙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贵族家庭。在唐朝，族中就有六人身居宰辅，在他之前就有五人。“家为唐臣来，奕世唯稷高”(《吴中苦雨》)，家族的荣耀，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是能够引起自豪感的。他发愤苦读，抱负远大，而落拓不遇，幽愤较深，与他的家世不无关系。他祖父毫无名位，父亲仅仅官至侍御史，又早卒，家境的衰落与同族仕宦的兴旺形成强烈对比，这对于他不能没有刺激。他经史子集无所不览，尤通经史，明老庄，直欲以其所学，辅弼国君，所谓“终为万乘友，谈笑无所隔。致君非有书，乃是尧舜画。……可拍伊牧肩，功名被金石”(《杂讽九首》其一)，可观其志。举进士落第，他栖迟浪游，隐逸乡里，以后“思养亲之禄”，结识地方官僚并受张搏之辟，最后又散发林皋，生活经历虽然比较单纯，道路却颇为坎坷。由于遭遇不顺，而性格自负，则不能不郁结痛苦，不平则鸣。他对压抑人才的社会现实、加深了认识。触及这类题材的诗文，诸如《寄吴融》、《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之类唱酬之诗以及《送侯道士还太白山序》、《怪松图赞》之类的古文，或自托怀抱，或怜人自伤，或思古生慨，或忧愤抗争，大抵体现了唐末知识分子仕途抑塞的困顿，傍徨，奋斗与失望，受压制、摧残、埋没的懊恼与哀怨，间接或直接地把世道人心的险恶、科举制度的腐败给予了揭露。客观地看，陆龟蒙认识社会的深刻性方面，并不亚于白居易与杜甫，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诗歌方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面，影响他的成就的，主要是形散（散文化的语言更其突出），意散（艺术形象不够集中，情思不够集中）方面。但是，他的成就完全可以颉颃于皮日休、罗隐，而超过了聂夷中、杜荀鹤、曹邺、司马扎这些诗人。

四

陆龟蒙写了不少田园，渔樵、山水诗。他的田园诗既不象东晋陶潜、盛唐王维、孟浩然的那般静穆平和或一派田家乐的闲适景象，又不类后来南宋陆游，杨万里的某些田园诗那般掺杂得有离乱的忧患，而往往是把农民荒芜破败景象的描摹和对农民不幸遭遇的同情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些兼取陶潜、谢朓而出以清淡深远，兼有山水诗的风味。这就是陆诗这类题材的独特性。他的大部分田园诗离不开一个“水”字，具有浓郁的水乡特色，如《江墅言怀》、《五歌》、《村中晚望》、《小雪后书事》、《自遣诗三十绝》中的一些篇章即是。毋庸讳言，这开辟了田园诗的表现范围，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渔樵诗的题材，让人耳目一新。那渔者樵夫的人事活动与山光水色结合在一起，似乎具有一种遗世忘情的悠远朴拙的情味。他的山水诗，情味平谈、意境清冷，反映了诗人的孤寂之感。如这首《樵歌》（《樵人十咏》其一）：

纵调为野吟，徐徐下云磴。因知负樵乐，不减援琴兴。出林方自转，隔水犹相应。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称。

他的渔樵山水诗，往往取神于陶诗。你看樵歌悠然，应山应水，已是野趣横生；而破云下山，穷林渡水，移步换形，恰然自得，这种幽僻闲淡意境的创造，实有类于陶潜处。

现实丑恶，不能不摆脱；内心愁苦，不能不排遣。于是他在樵夫，农民中去领略“淳风”，寻找朴拙美；在大自然中去享受幽静，寻找清秀美。这就使他产生了不少田园、渔樵、山水为题材的诗歌。应当指出，陆龟蒙少小时就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当其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时，他观察人生，大胆揭露与批判：如大部分田园诗抒发的愤世激情，这是不胜枚举的；又如极少数渔樵山水诗多少流露的对于尘世的幽怨，烦恼以及视富贵如浮云的想法，例如《销夏湾》、《樵叟》之类。当两种思想暂时得到调和的时候，他诗杂仙心，各占一半：如《三宿神景宫》“徒探物外趣，未脱尘中病”。当道家思想占上峰时，其诗的玄言成分较多，隐遁思想较浓：如《寄怀华阳道士》：“合在深崖齐散术，自求沧海点流萍。频抛俗物心还爽，远忆幽期目剩瞑。见买扁舟束真诰，手披仙语任扬舲”，对俗世看得较淡，内心也平和得多了。在人间，要绝对地遗世独立，无烦无忧，那是办不到的，何况陆龟蒙是个身处江湖，心忧天下的隐士呢?！他的大部份这类题材的诗歌，不过是以平和方式，掩盖其愤世激情而已。当然，有时也会暂时处于忘我无忧的境界，产生静穆恬适的诗歌，但是对于陆龟蒙，那不过是心理在外界条件特别是山水自然中自在适应，自我调节，自然平衡的产物。

五

陆龟蒙辞赋，不，只言其骈赋，多是南朝抒情小赋的继承与发展，其语绮丽，其景象凄清。至于其古文，鲁迅有精辟论断。诚如陆龟蒙《笠泽丛书序》所言：“《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容矣。”其古文是《丛书》的组成部分，自然免不了细碎。由于所写之物事细碎，故鲁迅谓之“小品文”③。要在其特点是写实、寓讽、以小见大。兹亦不论。下面仅仅探讨陆诗的继承关系及其特色。

陆龟蒙早年以学韩孟诗派中的孟郊，李贺入手，又由李贺转入学习李商隐，由孟郊进窥韩愈。韩愈得杜甫的恣肆硬健，后来陆龟蒙学韩进而学杜，终得杜之赡博。杜诗源于《诗经》传统，李贺诗实是“骚之苗裔”④，陆龟蒙晚年更循流溯源，学习风骚，或取《诗经》四言形式，或取楚辞句法，写下一些诗歌，然终因年龄不继，徒具形貌而已。因其所学，陆诗早年的风格，是清奇瘦硬，力造平谈。《书李贺小传后》提到的三个人，是他最早效法的对象。第一人是孟郊。陆龟蒙学习过他那种搜险抉奇，情悒调苦的诗歌，并有“苦吟生”⑤之称。《读襄阳耆旧传》“道孤情易苦，语直诗还瘦”，《奉酬袭美早春病中书事》“只贪诗调苦，不计病容生”之句，介绍了自己苦寒瘦硬的诗风和认真追求的作风。第二人是李贺。陆龟蒙学习过他那种凄怨而壮，荒诞而丽的诗，主要得其奇。如《杂讽九首》颇近贺诗风韵；又如“他日向华阳，敲云问名氏”（《缥缈峰》）那“敲云”两字，想象之奇特，颇类贺诗《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那“敲日”的用法。虽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然给人以效颦之嫌，要在证明他的取法对象。另，《升菴诗话》卷三"白莲诗"条指出他的《白莲》乃是祖李贺《咏竹》，亦可助一证。第三人是李商隐。李商隐咏史诗得杜之沈郁蕴藉，得刘禹锡的用典寓讽。陆龟蒙主要学习他的咏史诗，诸如《景阳宫井》、《宫人斜》、《汉宫词》之类，深得李诗微婉寓讽，奇巧平谈之风。至于其他方面，亦间有所得。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鲁望《自遣诗》曰："数尺游丝坠碧空，年年长是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似呆似戏，语荒唐而意纤巧，与义山"莫惊五塍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同意，而陆尤昧长，以从"游丝"转下语有原委也。

贺裳还认为义山《嫦娥》"已为灵妙"，而《自遣诗》中"古往天高"一首更是"吹波助澜"⑥，均可证明陆氏确实学习义山。其《甫里先生传》，更是夫子自道：

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则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陈辞，卒造平谈而后已。

可见其早年确实是由韩孟奇险一派入手。严格说来是从此派的孟郊，李贺入手。陆氏科举失利后，曾仿徨踯躅于山水之间，并广泛结交僧道。名刹胜景，有时忘情；岚光湖影，往往摹写。观其这时期所作山水、赠答之类的诗，例如《句曲山朝真词》、《引泉诗》、《送人罢官归茅山》等等，意脉连贯、寓玄言于叙写中似谢灵运，而情景清新又如谢朓，似受二谢影响。"自古有遗贤，吾容偏称谢"(《村夜二首》其一，"谢才偏许朓"(《和袭美江南书情》)，他尤其推崇小谢。一些清新的咏物诗，如前面提到的《白莲》：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坠时。

一看即知作于这一时期。那些吊古伤今的咏史诗，也大都是浪迹江、浙名胜的产物，不过却以另一风貌出现。至于学韩学杜，则始于四十岁左右与皮日休唱酬之时，如《江南秋寄华阳山人》、《寄怀华阳道士》、《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再抒鄙怀》之类长篇，真是极尽辅排之能事，显然是步韩愈《南山诗》的后尘。又好用奇字，如"鸿生方[illegible]"、"豁如抽[illegible]"、"终年居下洞"，生僻难解，难以枚举。亦好押险韵。三江韵十分险窄，有《南阳广文欲于荆襄卜居，袭美有赠，代酬次韵》之类，不一而足，足见皮陆唱和深受韩孟唱和那种争奇斗险的影响。后来两人合编《松陵集》，皮日休在《松陵集序》中初见"其业"，即陆氏过去的作品，竟惊叹道："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气只有一种，而四季不同则气的变化亦殊，皮日休以气形容陆氏多样的风格。风格虽多，概括地说，即冷斋序《鲁訔注杜工部诗》所谓"陆龟蒙得杜诗之赡博"⑦云。

注释：

①《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其一《缥缈峰》："身为大块客，自号天随子。"见《全唐诗》卷六一八。

②本集《甫里先生传》。见《全唐文》卷八百。

③《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讯全集》卷四 P441。

④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参见《李贺研究资料》P3。

⑤本集《送豆庐处士谒宗丞相序》。见《全唐文》卷八百。

⑥见《清诗话续编》(一)P385。

⑦冷斋序《鲁訔注杜工部诗》云："陆龟蒙得杜诗之赡博，尚轩然自号一家，赫世喧俗。"引自(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九。

本文责任编辑：潜流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